

武威行

——全国党报(新媒体)甘肃武威调研随笔

本报记者 陈亮

从兰州向西北出发，翻过海拔3500多米的乌鞘岭，就进入了武威。从此地到玉门关的一千多公里，是中国历史上一条时间与空间的神秘通道——河西走廊。从西汉初年的丝绸之路，到西晋末年的士族西迁，中国的历史文化就跟着黄河一起，在乌鞘岭下拐了个弯。

大巴车翻越乌鞘岭的时候，天已经全黑了。车上有人说手机预报乌鞘岭上是雨夹雪，司机师傅说：“怕什么呢？隧道早就修通了，又不用翻山。”

隧道里橘黄色的灯光接连从车窗外掠过，节奏随着速度越来越快，像时光机器，飞快地回溯。

丝路

公元前138年，汉武帝的使者张骞，带着一百多人的队伍踏上乌鞘岭。他们要穿过河西走廊如浪的群山之间神秘的峡谷与荒野，寻找远在八千里外的大月氏，建立起共同战胜匈奴的联盟。千百年来，一直盘踞北方的匈奴，就像居高临下的苍狼和鹰，觊觎着物阜民丰的中原。这让汉武帝寝食难安，这位宏图大略的君王决定联合西域诸国，消灭匈奴，永绝后患！他在全国招募勇者，去完成这一次山高水长、危机四伏的使命，张骞应征出使。踏上乌鞘岭，前路就像一道看不见



以“六老汉”为代表的治沙人

驾着驴车，在寸草不生的沙漠里种树。他们用干草在沙地里压出网格，在这些网格中间种上树，埋一格、种一棵，种一棵、绿一格。就这样一格一格地种，一格一格地绿。1993年的黑风暴让这些植树治沙人泪如涌泉，他们痛恨自己不能保护那些孩子，他们发誓不让下一代再受风沙的摧残，绿色的格子更快地向沙漠铺开。这些拼命种树的人在绿色的蔓延中白了头，还有人埋骨沙丘，永久守护着得之不易的绿色。他们被称为八步沙“六老汉”，他们是郭朝明、贺发林、石满、罗元奎、程海、张润元。如今，“六老汉”的后代们接过了老人们的铁锹，在他们也快成为老汉的时候，八步沙绿了，腾格里沙漠的黑岗沙、大槽沙、漠迷沙也绿了。就在这样一格一格推进的过程中，他们完成治沙造林6.4万亩，封沙育林11.4万亩，栽植各类沙生苗木2000多万株。

郭朝明的孙子郭玺是八步沙第三代治沙人。年轻人是最有创造性的，他们在10600亩梭梭树上嫁接肉苁蓉，让治沙的事业成为致富的产业。

以“六老汉”为代表的治沙者，在河西走廊北部建成绵延1200多公里的防风固沙林带，470余处风沙口得到治理，1400多个村庄免遭流沙危害。

肆虐了两千多年的大风沙却步了。在风沙里迷路李广将军泉下有知，也会稍解心头的怨怼。

天马

两千年前被埋藏在武威风沙下的军阵，是在1969年重见天日的。当年深挖洞广积粮的人们挖出了一座墓，出土了铜车马和骑马武士铜俑99件，其中就有那个后来矗立在每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路口的马踏飞燕，马踏飞燕的铭文写着墓主人的姓名——“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”。张掖的千夫长怎么埋到了武威？原来在新莽时期，王莽把武威改名“张掖”，张掖改名设屏。因为他认为武威才是“张国臂掖，以通西域”的地方，而更西北的张掖，是为防御匈奴设置的屏障。

马踏飞燕又被称作天马，壮硕的马踏在小巧的燕上，猝不及防的飞燕惊慌回顾，形成奇妙反差，衬托出马的神骏与飘逸。汉武帝爱马，曾不惜重金寻找大宛良驹——汗血宝马。传说在汗血宝马的故乡，青山翠谷间有大批的野马生息，每到淫雨霏霏的春季，积雨云低垂到山坡的时候，就有神龙隐在雨雾中追求牝马，产下龙驹，被称作天马。所以武威建了宏伟的天马城，用声光电的效果来讲述两千年的故事。你要是认为这些故事都是《凉州词》里的边塞与沙场，那就太片面了，这里的故事更多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，这可以在武威的文庙和博物馆里找到实物证据。

武威博物馆里展出的汉唐明器形制和西安出土的如出一辙，这除了丝路往来的相互影响之外，还因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。西晋末年，和汉人杂居的匈奴骤起发难，沉寂多年的匈奴大军挥师南下，攻陷洛阳，占领长安，史称永嘉之乱。之后衣冠南渡，在南京建立东晋政权。同时，也有大量的士族向西进入河西走廊，被前凉政权收留，在之后中原三百年的战火中，保存了传统文化的基因库。陇西李氏便是在前凉的儒学风气中熏陶了天下太平的志向，并在三百年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兼收并蓄的朝代——大唐，而此时的河西走廊已经兼具了文修武备的气质，宋代的陆游把这种气质的表现总结为“上马击狂胡，下马草军书”，并以此自诩。

如果说汉武帝的天马来自大宛，是征讨匈奴的利器，那么此后的天马则由优秀传统文化滋养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。文庙的古槐、老榆和巨柏，曾经见证过清代“书城不夜”的研学盛况，这千年不绝的文脉，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血脉。



红崖山水库

尽头的刀刃，每一步都是九死一生。这条路，不但遍布匈奴的游骑，更有来自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黑风暴。

这两种凶险张骞应该都遇到了。很快，他和他的队伍就在漫天的风沙中被匈奴人俘虏，送往北边的匈奴王庭，一困就是十年。十年后，已经在当地娶妻生子的张骞逃了出来，继续西行。因为在匈奴十年的生活，张骞熟悉了当地的风俗，不再有语言上的障碍，一路辗转找到大月氏，并回报朝廷。虽然因为大月氏态度消极，没有达到联盟的目的，但张骞这趟长达十二年的出使，却打通了长安通往西域的商路。

匈奴的威胁依旧存在。

16年后，又一队人马踏上乌鞘岭，当先一骑，是年仅18岁的霍去病。这个名字在当时和以后的历史上是怎样的如雷贯耳，不需要更多的解释。至今令史学家和军事家不解的是，这位骁勇的少年将军，是怎样在广阔的荒原中准确地找到匈奴军队，并且打败他们的？史料记载，在匈奴待了十年的张骞为李广大军做向导，却在沙漠的风沙里迷了路，这位龙城飞将因为贻误军机在大将军卫青帐中自刎。而卫青的外甥霍去病，却长驱直入，每每率部在不时暴起的风沙中神兵天降，斩首十余万，破国擒王，最终捆了匈奴大单于带回长安扔在大汉皇帝的丹墀之下，汉朝得以在河西走廊自东向西设立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四郡，从此丝路繁忙。

没有了匈奴的侵扰，遮天蔽日的黑风暴就成了河西走廊上人的最大恐惧，这种恐惧，一直延续到公元1993年。

狂沙

1993年5月5日，武威市遭受了一次黑风暴的袭击。从当时拍摄的纪录片中，可以看到狂风卷起巨

大的沙墙遮天蔽日，所过之处树倒房塌，暴露在风暴中的人必须不停地跳，才能不被风中倾泻而下的沙子掩埋。而此时，正是学校放学的时候，刚刚在晴空下离开学校的孩

子们，与狂暴的风沙撞个正着……据当时的报道，风暴造成多人死亡，数十万公顷农作物受灾，上千万房屋倒塌，直接经济损失达7亿多元。

在这次恐怖的黑风暴出现的十年之前，甘肃省古浪县土门镇的六位村民就组建林场，开始治沙。林场在腾格里沙漠的南缘，地名叫八步沙。这六个人扛着铁锹



沙漠雕塑国际创作营



雷台汉墓出土的军阵铜俑